



虹影四中篇·插图本

我们时代的爱情

虹影/著 胡晓江/图



LOVE IN OUR TIMES

HONGYING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虹影四中篇·插图本

我们时代的爱情

虹影 / 著 胡晓江 / 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时代的爱情 / 虹影著; 胡晓江绘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208-06677-9

I. 我... II. ①虹...②胡...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7249 号

出品人 施宏俊

策划 许苏葵

责任编辑 储卉娟



世纪文景

我们时代的爱情

虹影 著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
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9 × 1194 毫米 1/32

印张 10

插页 10

字数 181,000

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6677-9/I · 355

定价 22.00 元

《鹤止步》

《你一直对温柔妥协》

《环形岛屿》

《布拉格：城市的陷落》

这是虹影最令人激赏的四部中篇小说，故事分别发生在民国、20世纪80年代、21世纪和未来，以细致精巧的文字刻画同样细致精巧的人的情感。四篇笔法各有不同，传达出的却是同样惊心动魄的爱情。

虹影写男人、女人的情谊爱恨生死，写奇情，也写侠义和同性情欲，尽显虹影的视野、野心及才华，宽阔大气。

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、诗人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。代表作有长篇《上海王》、《上海之死》、《饥饿的女儿》、《K》、《孔雀的叫喊》、诗集《鱼教会鱼歌唱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四部长篇被译成25种文字在欧美、以色列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韩国和越南等国出版。

曾获纽约《特爾菲卡》杂志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、长篇自传体小说《饥饿的女儿》曾获中国台湾1997年《联合报》读书人最佳书奖。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之一；2001年评为《中国图书商报》十大女作家之首，被《南方周末》、新浪网等评为2002、2003年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。《K-英国情人》被英国《独立报》（Independent）评为2002年Books of the Year十大好书之一。

2005年获意大利“罗马文学奖”。

最新长篇力作



目 录

1	致读者
5	鹤止步
55	你一直对温柔妥协
119	环形岛屿
197	布拉格：城市的陷落
309	附录一 虹影主要创作年表
316	附录二 虹影获奖情况一览表

致读者

虹影

看过一网上论坛，说我写《鹤止步》“轻慢”——主人公软禁中看了一些杂志，里面有一个叫张爱玲的人写的小说。此君责难我弄错了时间，因为故事发生的年代，张爱玲还没有写小说。我对张爱玲诸事不是不感兴趣但没有张迷们这份痴狂。有意在自己的小说里拿所写的人物开涮两句是我一向的风格。

小说既是虚构，里面的人物当然也可以虚构。小说就是流言。

一排持枪的军人，对着奔逃在堤岸的男子射击，鹤起飞，永远停在空中。男人之间的情义和背叛，因为隔着远，写起来反倒顺手。这是自己最看重的一个中篇，当然入选。

《你一直对温柔妥协》，是我自己比较偏爱的小说之一。多少年前，面对庞大冷酷的世界，我习惯这么说话。给这个写男性情谊的小

说取名时，自然用了这话。一个少年接到父亲病亡的电报，中断期末考试，离开他的男朋友，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，结果发现了许多秘密。

那是在雾霭阴沉的山城，在长江边，时时听见轮船拉长汽笛。

跟我成长的背景相同。

少年小小，有强烈的俄底甫斯情节，对母亲的厌恶来自内心深处对她的渴望，他报复死去的父亲，与之情妇往来异常，最后，用暴力占有她，仍是寻不到自己。

我老家的邻居是个大好人。他和一个农村女子结了婚，有两个孩子，朋友们经常上他家，喝酒唱歌。有一天，警察抓走了他。游行大街上，他胸前挂着一个木牌“鸡奸犯”，处以重刑。街坊们议论纷纷：“与男人做那种脏事，罪有应得。”小女孩的我在人群之中，迷惑不解。少年的母亲自杀，他只能关上家门，再次远走他乡。长江水奔流到大海尽头，在这一瞬间少年长大了。

《环形岛屿》写得最早，那是我刚到伦敦后不久。她是一个意大利女子，在伦敦一个著名大学读研究生，因为所爱的女子另有新欢，决定回到意大利。走前我与她见了一面，她送了我一顶船形海军呢帽。十几年过去，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，我也没有用她的故事，可是她刺激了我的灵感。女人之爱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让人牵肠挂肚，更贴近我们本身的生活，甚至比我们的生活更真实。

去过的欧洲城市，我最喜欢布拉格。因为孤独的卡夫卡，因为那些诡异的小巷子、长长的石梯、神秘的城堡、低矮歪斜的房子。我不知疲倦地从夜里走到天明。看着桥头古老的塑像，风云变幻，过去未来，一个女子，来自我的祖国，怀有大志，想在这儿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全世界寻找她失踪多年的女友，一个女作家，最后两人相见，结果会如何？

做一个作家很不幸，读者读了你的小说后，比如这写女同性恋的小说，大多会认为我就是女同性恋。是不是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但是若是我亲爹妈活着，他们听了，必然会焦虑。做一个作家也可以说幸运，你马上又写了男同志的小说，读者惊异，又不能马上想，你这个女作家总不可能神速去医院作变性手术，剩下了一堆怀疑在心里。且记住，几乎所有这类手术差不离是男性变女性，而不是女性变男性。

时间限定了时代，时代薄情了时间，我穿过时空，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，它们曾经发生过，也将会继续。

2006年11月3日

北京



「鹤止步」

— 壹 —

电话铃突然响了，他们两人都愣了一下。铃响了两下就停了。杨世荣脸色发白，右手拿着一个“车”停在空中，不知怎么办才好，眼睛却在看贺家麟。贺家麟的领带有小碎花，闪着细碎碎的亮绿，丝绸质量上等。

铃又响了起来，杨世荣手中还是拿着棋，手明显在抖动，不过眼光从贺家麟身上移开了。

“真他妈的！下棋也不给一个清静！”杨世荣说得狠，不过声音不重，“这棋正下到好处。”他的右手自然地点点，把车放在一个位置上，站起身，颌首致歉。贺家麟含蓄地一笑，表示理解。

杨世荣朝隔壁房间走去，穿一件黑麻纱褂子。他走得不快，不过腰板一挺，个子显出全部的高大壮实来，虽然不是顶天立地的那种伟岸。他是军官出身，镇江一带口音。他不会下围棋，只会下象棋，棋道也直，攻势颇猛，急于换子，好像很想早点下残局。今晚他已经让

贺家麟领略了他下残局时的韧劲。

红木家具，加上南美藤沙发，靠垫若叠起会有一大堆，再大的房间也不够用，陈设真是太富丽了。杨世荣顺手带上房间门，去接电话。

从跨入这房子起他就一再提醒自己，不能对不起老板，受此重任，是老板看得起自己。这些天来，他都只是在白天睡了一会儿，绝不出大门，一点也不敢大意。不过这人没有试图逃跑，也没有做太不好对付的事。他预先的担心不必要，紧张了好多天，但愿今晚可以轻松地睡一觉。

电话不太清楚，不知为什么杂音很大，而且电话线那边的人说得太快，情绪很激动。他来不及回答，只得“嗯嗯”答应着，声音尽量压得很低。这时他转了一下身，从虚了一条线的门缝望过去，看到贺家麟搓搓手，看着棋盘，端起青瓷茶盅，揭开盖碗，吹浮在上面的茶叶。

对方说个没完，杨世荣听着。“银行”两字从他嘴里冒出时，他一惊，赶快收住。怎么，今夜开始动手了？

杨世荣不便提出任何问题，隔壁肯定能听到。他也不能做任何争论，在对方一再问他时，他只好有点勉强地说：“就这样吧。”便放下电话。他站在那里，的确感到疲惫，从门缝里看见贺家麟又端起茶盅，喝了两口。茶叶是上好的，有股清香飘来。贺家麟刚才下棋时间过他：“这地可是沪西之外沿，霞飞路顶头接徐家汇的一段？”

当然他没有回答。贺家麟的判断令人佩服，言下之意，此地就不在法租界之内了。这幢爬满常春藤的房子，一楼是客厅、饭厅和延建的一大间，楼上每扇窗的帘子紧拉，装了铁格栅。

那人说，窗外是风吹梧桐？不像是问他，问他，他还是不会回答。都知道法租界马路上种满梧桐，有些梧桐树生出嫩绿的爬虫，一转夏，它们身上的刺儿就要往人身上扎。那人自顾自往下说，还打了个比喻：残春初夏时分的上海之夜，跟锦缎绕在身上一样舒适。去年在贵阳住的旧祠堂改的兵营，巨蚊如雷，湿热蒸人；月前自香港转道时，九龙破烂不堪，这十里洋场依旧繁华，几乎是两个世界。

的确是两个世界。杨世荣摸了摸脑袋，怎么啦？他知道他如此做，是为了停止想刚才的电话，有意分开思路。这么说，银行出事，将要出事？

不管什么事，那个安静地喝着茶的贺家麟，当然明白自己被软禁在这里。明天租界的报纸是否能给他看，就得请示。早晚此人会知道，但那是上峰决定的事，不用他操心。

楼下有一个班的警卫士兵，不直接与贺家麟接触，一日三餐都按时送到楼上来，有酒有菜，有茶有棋，有闲书，报纸却是挑了送来，文学杂志不少，风花雪月之外，还有一批男男女女新作家，文字相当出色，虽是汪伪点缀升平之计，却比后方千篇一律的抗战文学好看得多。这个贺家麟看得津津有味，还推荐杨世荣看。杨世荣闲着无事时，也翻一下。有个女子，小说刁钻刻薄，文字厉害，名字却俗气得

可爱，叫张爱玲。贺家麟老是说这女人刻薄得好。

待情绪稳定了，杨世荣满脸笑容推开门出去，对贺家麟说：“怠慢，得罪了。”

贺家麟照旧不卑不亢地笑笑，点点头。

杨世荣坐下看棋盘，他记得那子放在左边，现在怎么到了正中，不用多想，棋盘明显动过了。他说：“这是我下的子？”

“不错。”贺家麟说。

“车怎么放在这里？”

“你看应当放在哪儿？”

“你动了棋吧！”他差一点脱口而出，终于忍回喉咙了。想想说这话没出息，显得自己太没有涵养，不配与上等人交往，于是他点头微笑。贺家麟虽然没有他高大，不像他一瞧就是当兵吃粮的坏子，不过贺家麟还真耐得起看，人说气宇轩昂，一表人才，怕就是这类人吧。这样的人当然不会趁人不在动棋子，这种怀疑也不该有。再说姓贺的是个人物，干大事的，哪怕今日是阶下囚时，也没有必要做偷鸡摸狗的事。

看来他刚才听到电话铃时，脑子根本没有回到棋盘上来，假模假样放松了一下而已。贺家麟坐在那里十多分钟，在棋盘上看出什么呢？看出他的窘相！

杨世荣不知怎么竟从贺家麟眼里读出这层意思，几乎同时有尖尖的石子硬在他的胸口，很难受。

偷鸡摸狗的事。

“输了，这盘输给你。”他爽气地说。

“岂敢，岂敢，胜负远远未定。”贺家麟说。

“败相已露，下面没有意思了。今晚不早了，休息吧，明日再战。”杨世荣忽然改了口气，很体贴地说，“来杯白兰地吧，我倒跟你学会了喝洋酒。”